

台湾易容作品集

浪

子

美

人

剑

下



远方出版社

东54A-3

易容武侠作品集之④

浪子·美人·剑

Ⓣ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 弋

封面设计:刘 念

浪子·美人·剑

易 容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章:24 字数:600千 插页:6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95-465-8/I·192 定价:29.80元(全三册)

内 容 提 要

一个小小的赌场，便是整个江湖的缩影，胜利者当然是属于那些功力高绝、财势雄厚的人。赌场上也与江湖中一样充满诡谲、奸诈，同样也变幻莫测。

浪子的剑快，浪子的赌技更好，可是浪子的遭遇却并不平坦，有美人相伴时，那迷人的春光能冲淡点血腥和悲哀么？

家仇、国恨，生死情仇，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说出谁是谁非。

时势造英雄，江湖草莽也能像岳武穆一样千古留名吗？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金枪不倒	501
第二十三章	赶虎出穴	516
第二十四章	一段往事	540
第二十五章	时势造英雄	559
第二十六章	剑绝情 人绝色	582
第二十七章	平地起风云	606
第二十八章	怪 赌	630
第二十九章	针锋相对	654
第三十章	毒 计	678
第三十一章	步步高明	701
第三十二章	各有所终	724

第二十二章 金枪不倒

这年头大家只顾自己门前雪，谁管他人瓦上霜，何况又是命案现场。

谁都不愿惹上无枉之灾。

进入院中，只见四个青衣汉子躺在血泊里，四处一看，并未找到苏飞凤尸首。

薛香君心头一宽，庆幸她脱险逃逸。

李晟孝将四具尸体集中在一起，道：“我会把他们运走，不会连累到你们的。”

小董点点头，回首对薛香君道：“香君，人质在什么地方？”

铁柱子道：“跟我来。”

四人走进屋里，穿过后院，来到一处柴房。

柴房中堆满了柴，铁柱子推开了五六捆，便看见一块地板。

扳起那块木板，竟是一个地窖，矮身钻了进去。

不久，王蕙仙与铁柱子同时出现在地窖口。

王大小姐十分憔悴，当她看到李晟孝，立刻抱住他，嘤嘤悲啼起来。

李晟孝拥住王蕙仙，喃喃道：“师妹，我是专程来接你的，一切都过去了，快先谢过董少侠！”

王蕙仙这才停止哭泣，轻拭泪珠，对小董盈盈一礼。

小董道：“李兄，小弟力尽于此，你该先送令师妹回家了。”

李晟孝抱拳，深深一揖，道：“多谢董兄，大德不敢言谢，在下回去，必尽力化解这段恩怨。”

小董淡然道：“李兄认为该如何化解？令师为了三式剑谱竟屠我一家老幼，在下自懂事，即遭颠沛流离之苦。”

李晟孝忙道：“家师昔年不是，理应向你赔罪。”

小董淡淡一笑，道：“恐怕令师未必如此想。”

李晟孝长叹道：“我当尽力，告辞。”

他带着王蕙仙走了。

小董送到门口，回头正好与薛香君研究如何处理这四具尸体时，一辆大板车停在他面前，两个大汉一人拎着两具尸体，装在大板车上拖走了。

小董不禁一怔，道：“看来，这里发生的事，难道李兄早已知道了？”

薛香君不屑地道：“岂只知道，其实早有预谋。”

小董摇摇手，道：“先别谈这些，我想李晟孝不会做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

“好吧。”薛香君道：“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两人这说话之间，却不见了铁柱子。

“铁柱子呢？”小董问薛香君。

薛香君却神秘地笑了笑，道：“你莫管这小家伙，我们上

路。”

“去什么地方？”

“到了地头你就知道。”

一辆马车，急奔金陵——秦淮河。

自晋以来，秦淮即为六朝烟月之区，为金粉荟萃之所。

后姚惜抱亦咏：“锦镫张宴韩熙载，红粉鹭狂牡牧之”之句。

风流寇盖，六代烟花，以点缀此江山之绮丽，而传为千古韵事。

“忠义侯”李晟孝护着师妹王蕙仙还在路上，可是，王侯庄各路人马的急讯，已纷纷送到秦淮河畔。

——王侯庄“如意天王”王天化临时指挥所。

当然，这对王侯庄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

喜讯传到“如意天王”王天化的耳朵里，他简直不敢相信，立刻发出一道命令：“再查报！”

天上下着绵绵细雨，“忠义侯”李晟孝和师妹王蕙仙在车上紧紧的依偎着。

这已是第二天，该说的都说了，没有说的已不用再费唇舌。

此时无声胜有声。

两人只想依靠着对方。

每个女人——不论是怎么样的女人，迟早都要找个归宿，迟早都要嫁人的。

王蕙仙与李晟孝早就心有默契，而王天化也早有完成他们心愿的意念。

因此，对于这一对小儿女的亲昵，从来未加干预。

庄中上上下下都也知道这位“忠义侯”是庄主乘龙快婿，未来的庄主。

平日二人也曾耳鬓厮磨，但并未曾有赤如此依偎在一起，如今相依相偎，纵使李晟孝是正人君子，毕竟是年轻人，不免开始心猿意马。

王蕙仙历劫归来，心情也开朗了，如今跟自己心爱的人依偎在一起，心里像灌了蜜糖似的，但是，却又带着几分羞意。

而李晟孝几经江湖上逆境的不平衡心态，更需要刺激……

有人说：女孩脸红就更美，害羞实在是一种美态。

那么，不会害羞的女孩，是不是一种缺陷呢？

此刻王蕙仙的脸就像晚霞一样，美，美到了极点，李晟孝不由多看了两眼。

这一看可不得了，心想：真是女大十八变，小师妹几时发育得这么好，我怎么竟未发觉？

李晟孝不是柳下惠，柳下惠坐怀不乱，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

如今美女在抱，又怎能不冲动？

不由自主的低下头，轻轻的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王蕙仙没有责备，也没有躲闪，缓缓的闭上了眼睛。

这种无言的默许，也是一种鼓励。

李晟孝情不自禁手中一紧，将王蕙仙揽入怀里。

二人已经胸贴胸了，彼此的心跳声都可以听到。

王蕙仙面带羞地道：“师兄，你……”

才说一个“你”字，小嘴已经被李晟孝的嘴封住。

“得寸进尺”这四个字，此时用来形容他二人最是恰到好处。

不信？你瞧！

王蕙仙胸部，已随着她的呼吸在跳动，而那两只乳房更是起伏不停。

李晟孝贪恋的双目停在那里，一手搂住王蕙仙的腰，一手在她的胸前游手好闲。

这一来，使得王蕙仙呼吸更急，眼睛眯成一条线，全身酸痒无力，整个娇躯完全以李晟孝的躯体当支柱。

李晟孝又慢慢地解开她的上衣扣子，王蕙仙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摸着王蕙仙的酥胸，那感觉真好。

接着，又把她的肚兜解开，王蕙仙的上半身已变成裸体了。

王蕙仙满脸委屈地道：“师兄，不要这样，要是让人看见，那可羞死人了。”

她娇喘着说，又紧张地搂住李晟孝，那神情更使李晟孝着迷，忍不住又吻她。

“嗯……嗯……”的声音不绝。

好长的一个吻。

李晟孝看着她，娇羞之中，带着有些怕怕。

这未开发的宝藏——处女，使李晟孝又忍不住去吻她的乳房。

“啊……师兄，你别这样，我好痒！”

李晟孝这时可着了迷，才不管她的叫声，目不转睛的看着她……

实在是完美的胴体。

李晟孝不由又吻了下去。

“师兄，不来了，你吻得人家难过死了，不来了。”

王蕙仙一颗螭首埋在李晟孝的胸前，娇羞地说。

“没关系！”李晟孝两手爱抚着她的乳房，问道：“你有没有被人看过……？”

“哼，才没有呢，有的话，就是你了。”

说完，就在李晟孝怀里不依的打着他的胸部。

李晟孝一味的笑。

王蕙仙更气，嘟着小嘴道：“你坏死了，坏死了。”

李晟孝把她搂得更紧了，同时把她的头扶正，低下头吻着她的朱唇。

渐渐的，王蕙仙已有了反应，她的舌头不断的在李晟孝的嘴里搅动着，李晟孝的嘴唇全是她的口水。

此刻，李晟孝也不甘示弱，舌头也在她的嘴里搅动，好像两条小鱼儿似的，游来游去，发出“滋！滋！”的声音。

同时，也更加紧抚摸着她……

王蕙仙把师兄搂得紧紧的，好像生怕师兄在这时候走掉。

尤其是，从她身上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就是所谓的少女气息。

正当他们沉醉的时候，马车在路上倏然停住了。

李晟孝心下一紧，赶紧收敛心神，拿着金如意，人已弹出车厢。

道路中，出现三骑，但这三个人，李晟孝一看之后，心情为之一宽。

看来，这三个人他全都认识，因为都是王侯庄的高手，一个是王天化特别邀来的帮手：郭通，他的妻子玉琴夫人擅“音波功”，以琴音却敌。

其他二人，全都是郭通的得力助手。

李晟孝刚松口气，郭通已驰近，在马上施礼道：“属下拜见侯爷。”

李晟孝道：“你怎么来了？”

郭通道：“奉庄主口谕，请侯爷不用回庄，转向枫林渡，庄主已为小姐准备了一处庄院。”

李晟孝道：“庄主呢？”

郭通道：“庄主正忙着接待各派掌门，暂时不能抽身看大小姐，特命在下护驾，到了枫林渡，就请侯爷至秦淮河与庄主会合。”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首“枫桥夜泊”，是诗人张继叙述旅客夜宿舟中的情景，将所见所闻，组成一幅夜泊愁眠的图画。

枫桥，地名，在今江苏吴县阊门外西十里。

枫林渡乃通往吴县的渡口。

枫林渡的枫林山庄在江湖上颇有名声。

枫林山庄的主人叶凝霜，很少在江湖上走动，颇有隐士

的味道。

但他很年轻，江湖中人只知道他一身武功不俗，一支金枪更是出神入化。

但是，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很少有人了解。

假如说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他的话，那江湖上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王侯庄庄主，他们两家是世交。

现在这位年轻的庄主，正站在院中一棵松树下，王蕙仙要到枫林山庄作客的消息，使他忙了好一阵子。

他似乎非常仔细，在巡视过下人准备的情形，才踱到院中吐一口气。

而他身边永远有个健仆，肩上扛着他那柄用惯了的金枪。

这根金枪，现在中间分开，变成两段。

枪首长三尺，枪尾长三尺半，使用时可以分执，好似长短双剑，也可以以二截合并，就变成长六尺五寸的短枪。

春雨已停。

头顶上的老松已开始吐出新绿。

叶凝霜那发结上的白飘带，随风微微飞扬着，这正是象征他此刻的心情。

为了王侯庄的掌上明珠的来临，有一份渴望，也有一份好奇。

因为他听说王侯庄庄主的女儿美若天仙，试问，哪个男人不慕少女呢？

只是，他不知道名花已有主，王蕙仙的一颗芳心早已属

于“忠义侯”李晟孝了。

此刻，一名庄丁飞身奔来通报，有辆马车往庄中疾驰而来。

叶凝霜精神一振，道：“大开庄门，好好迎接！”

车轮辘辘声，已清晰可闻，一辆马车已疾驰而入，车到院中停住！

叶凝霜踏前一步，道：“叶凝霜恭迎王大小姐。”

车门开启处，哪有王蕙仙的影子，却只有六个仗剑带刀，双目精光四射的高手。

叶凝霜一怔。

车辕上那年约五旬的车把式，大笑道：“咱们没有王大小姐，只有伏牛七雄，咱们奉了风如雷之命，来捣王侯庄蜂窝，上！”

话声甫落，长鞭脱手，挥向叶凝霜，人却窜向前。

“铮”的一声，一柄缅刀自腰间洒出，奔向一名庄丁，惨叫声中，那名庄丁人头已飞落地上。

其余六雄，二人出剑袭击叶凝霜，四人飞奔入厅。

他们似乎早已安排好，攻人不备的方式，动作迅速俐落，各有对象。

这种突变的情形发生，大出叶凝霜意料之外。

车把式长鞭脱手，他身形已暴退，正好退到健仆身边，伸手抄过二截金枪一分一合，已成一支六尺半的长枪。

二支长剑，这时迎上，力挡一枪。

红色枪花中，一轮枪影已经施展，瞬息之间攻出十八枪，迫得对付他的二人连退三步。

叶凝霜虽有一身不俗武功，也不畏惧眼前强敌，可是，后院已是惨叫连声。

接着几缕火光，冲天而起。

攻击叶凝霜的是七雄中的老三和老六，一见叶凝霜的枪势，已知道眼前敌人不是庸手。

老三暴喝道：“老大，加把劲！”

叶凝霜一见火起，眼前一手建立的庄院毁于一旦，心痛不已。

一个人武功再好，若一分神，就大打折扣。

他此刻心头已乱，厉声道：“枫林山庄与你们无怨无仇，为何如此狠毒？”

老六连劈七刀，大笑道：“王侯庄乃清廷鹰犬，残害武林同道，做出天人共愤的事，不计其数，你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助纣为虐，死有余辜！”

叶凝霜接连挡住二十八招攻势，枪法又是一变。

一轮枪影如轮盘急转，枪缨幻成无数红芒，倏吞倏吐，疾向二人中间混去。

这正是他独门枪法中的精华——“月魄断魂枪”。

老六首先挂彩，老三连退六步。

这时候，后院又接连响起了惨叫声，火势早已冲天。

显然，枫林山庄的一些庄丁及高手，又有多人丧命在伏牛七雄刀剑之下。

二条人影凌空扑到，加入围攻叶凝霜的战圈。

这是一场惨烈的拼斗。

火光映着血光，照红了敌对双方的眼睛。

在离金陵八十里地的丹阳城，今天城里唯一的一条街上，突然多了不少佩剑带刀的江湖人。

不过，他们大都进出于王记客栈。

王记客栈是城里的唯一大客栈，罗大掌柜更是镇上的闲人。

平日他进进出出，没事儿。

这几天，他完全变了样，像绷紧了的弦，整天神色紧张严肃地奔前奔后，迎客送客。

刻，突见一名属下匆匆奔来禀报：“罗爷，有人来闹场子。”

“是谁？”

“一个年轻人。”

“人呢？”

“在场子里还没有走。”

“叫‘勾魂手’崔仁去做了他！”

“是……”

声逸人去，好功夫，可见罗掌柜律下之严。

“四维赌坊”属于王记客栈的机构。

当然，也是王侯庄所有。

高墙、红铁门、石狮子，好大的气派。

“四维赌坊”四个斗大的金字，透出一股霸气。

左右门联是：

“能静默、能从容，必定输少赢多。

若多欲、若妄动，保证全军覆没。”

华灯初上，三间屋子里正热闹着：牌九、骰子、红宝……

这时候，进来了一个人，看那张脸，他应该只有二十多。看那满脸多少日子没刮的胡子，却又像四十上下的人。个子不高不矮，身材显得有点瘦削，上身披着一件兽皮，下身是一条破马裤，脚上是双翻毛脏皮靴。

但是，赌场是认银子不认人，就算他穿得再邋遢，只要有银子就是大爷，所以也没有人拦阻他。

这年轻人自称姓高，大摇大摆的走进大厅中。

只见他手托下颚，全副精神贯注到那个骰盒上。

以前开过的是什么宝？原来的骰面是什么点数？庄家的手是如何摇法？力量是多少轻重？骰子的跳动声响是如何？……

姓高的年轻人目光炯炯凝神研究，赌客们又开始在下注了。

良久，姓高的年轻人取出一张银票，面额是五千两，押在“人牌”上面。

“买齐啦，开宝！”宝官开始吆喝。

赌客们的眼睛全集中在骰盒上。

“双四六，十四点，人牌，红头十，大呀！”

写到这里，笔者特别说明一下，“赌宝”分为两种，一种是“铜宝”，本书第二集高不平识破盖九州出干的那种，另一种称“骰子宝”，就是上述这玩意。

四粒骰子扣在宝盅里，九点以下为小，十点以上为大，桌上除了大小之外，还有“么豹”，就是四个“么”点，以此类推至四个“六”，称为“祖宗豹子”。

另外有一格特别醒目，用朱红在格子里点了八点，称为